

m

No. 1

合口
人

三十一

白先勇

朱雀桥边野草花。乌衣巷口夕阳斜。

意時王謝堂前草。飛入尋常百姓家。

劉禹錫·烏衣巷

水化橋 林果記

這塊
招牌

天榮

是這指 提起我們水化橋果記，那個地方是山管轄的，當然，天
 是這裝林水東門外九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間米粉店，黃
 粉，擠出來，又白又緊，在嘴裡滑滑的，比那家的
 都佳，吃在嘴裡滑滑的，有多少的嚼頭。我們是常常
 馬由米那起家，一兩個小錢一磅，一天總要賣出百把兩
 百磅，吃手一袋，這吃不着呢。我爺爺一這拱手向那些
 苗脾氣的人陪罪：「官，明天請早，明天請早。」我在裡
 頭牽着奶，用紅絨線將那些小錢一串串穿起來，你如一五
 一十的數着，笑得嘴吧都合不攏來，指着我說：「味仔，你
 日後的嫁妝不必愁了。」連桂林城中那些大官館，請客
 都帶着定我們的米粉。我跟着你去送青粉，大官館的

145

孔雀牌

硬封上的
四脚朝天

的污泥，像个翻身的乌龟。谁也不知道他是甚么时候掉到灌漑去的。

那泥比得上

不是我们桂林人，我们那个地方山明水秀，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。像曹景、武林、那些地方出来的人，一个个咧开裂嘴，一派派夫七夹八，我看着那些苗子种，可是我们桂林人，一出出来，男女老幼，那个样子，水的灵气，我对那批老老之样了说：你们莫错看我了，我这个春梦道，当年我在桂林，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呀！我替我爷爷之掌櫃，桂林行营的军爺们，成群结队，围在我们未拆店门口，像方糖似的，却也站不走，孔光生，他是那样把我的心也难的，那看的山，山的水，那

高
与的得 线得 边

比这种鬼地方？又是威风，又是欢喜，风刮日晒，任你是个美人胎子，也怪不起这些样哪！

包饭的客人摇头，只有盧先生一个人是我们桂林同乡，你一看，不必问，就知道，人家斯斯文文，有书有气，是个很规矩的读书人，在长春国民小学当了多年的国

知礼识

文老师了。他到到我们店裡，包饭的时候，又不过三十五六的岁数，眼也不花，口也不干，坐下去便问：

还带着袋
分两膜

：「不该你，老向娘，他个子瘦条瘦条，高高的，眉清目秀，一样宽的鼻子，白的皮色，眼体面的长相，可是不知怎的，却把一颗颗脸皮白掉了，看起来，眼角子两眉皱皱，有某老先生的模样，笑起来，眼角子两眉皱皱，有笑

孔雀牌

(24 x 25)

这梅已能他，老果说，~~一个~~一个私心。这果说去，还
不是为了唐华？

唐华是我先生的姪女，她男人也是军人，最当
排长的，在大陆上一样，也有了清官。唐华等学，
他也不想甘心，她在一家服装店帮人拿车衣边。唐
华算不上美，可是到底是我们桂林她姑，细皮白肉，端
正的，年纪也不过三十出头。我把她抓了来，卖破她。
唐华，我对她说，你和阿威有感情，为他守一辈子，
你这份心，是好的。可是你看你嫁她，就是你一个好
榜样。难道我和你教了，有感情吗？我等到今天，等可
了这份摸摸，我到你清白心腹话：早知~~这样~~她
比，你当娘十年，斗利她，~~打主意了~~。现在她算阿威

蕭蕭

再也莫

唐华，你未必能见得着他，口道与她的话，要他已
在不在了呢？你这份心，~~也只好~~也只好，也只好白
掉了。
唐华动了心，~~被~~而唐华也起来，是别人，我也
嫌待多事了，可是~~唐华~~唐华和唐先生，
两个是桂林人，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。唐先生那
样，我连他的根基都打听清楚了。他房东福太太是我的床
将搭子，那个湖北地，一把刀嘴，~~人在她嘴~~人在她嘴，
依她起生，可是她对唐先生倒是一百般呵护。她说她从来
也没见过这么短坎的男人。而且~~这很有计算家~~，省吃省用
，除了拉拉扯扯，哼几板戏，甚么嗜好也没有，而且
还有计算呢，多尺晚上，总有五六个小男生来补粥，补

孔雀牌

(24 x 25)

得的钱，便买~~点~~鸡来养。顾太太说，卢先生养鸡的那份耐
 性，石头却炸得成金，把那些鸡伺候得像祖宗奶奶好好似
 的。我记得有一年过年，卢先生提着两大筐~~鸡~~，~~鸡~~鸡到菜
 市去卖，一个~~个~~鲜红的冠子，总有五六个重，我也~~也~~买
 了两隻~~果~~，~~果~~鸡屁股上割下一大碗肥油来。顾太太估
 计，这~~些~~年~~来~~，卢先生经常做~~会~~放息，利上惠利，总有四
 五万的积蓄了。他一个单~~人~~男人，要~~这~~些钱~~干~~甚~~么~~？还不
 是想讨老婆？他和我提~~起~~，他在大陆上有一个未婚妻的
 在桂林及出来。连我们~~这~~些~~结~~了婚多年的~~人~~，还~~也~~
 说~~也~~讨~~也~~老婆~~的~~，~~的~~八字~~没~~见~~一~~撇，九~~字~~没~~见~~一句，那~~就~~
 更~~算~~了。我~~也~~有~~个~~情~~情~~，~~情~~把他~~和~~老~~李~~两人，~~搞~~了~~来~~，
 一拍，没有合不上的。我~~也~~夜~~夜~~，我~~也~~早~~多~~的~~实~~

了店，把卢先生和~~李~~都请~~了~~来，做~~了~~一~~桌~~子~~的~~桂林菜，
 演~~了~~一~~番~~~~的~~很酒，把~~李~~先生和~~李~~两个人，拉~~了~~又
 拉，扯~~了~~又扯~~指~~把~~他~~们~~两~~个人~~合~~在一起。我~~也~~看~~见~~
 李对卢先生倒很有意思，~~报~~着~~把~~嘴~~偷~~笑，~~我~~也~~也~~
~~是~~那个斯文男人，很能~~打~~，倒是卢先生这个~~大~~男人反
 而~~会~~除~~手~~，我~~也~~意~~着~~他~~也~~和~~李~~两个人~~玩~~，他竟~~任~~随
 心，~~得~~我~~不~~由~~的~~如~~笑~~。过了两天，卢先生在我们~~家~~吃
 完~~饭~~，~~就~~走~~的~~时候，我叫住他~~只~~
 卢先生，你看我们~~李~~这个~~怎~~么~~搞~~，我~~也~~眯~~着~~他~~笑~~问
 他~~道~~。他~~咳~~咳~~地~~~~说~~了半天也~~答~~不上~~话~~来。
 我们~~李~~直~~说~~你~~吃~~！
 老~~周~~说，你~~不~~要~~用~~具~~玩~~笑。他~~在~~德~~巴~~巴~~说~~话。

甚应用玩笑，我把他逗回去，你快莫谓我一讲，我替你去做媒。人家持家做屋是不必流了。那一手心桂林菜，有你一辈子的福的——

老同娘，那晓得意先生空州放下酸来，一板正经的说，你是晓得的，我老早订过婚了。

说完，夫一扭一便走了。气得我浑身打战，半天都没不出话来。天下也有这种男人？~~我~~他还不晓得，然那天起，我对意先生便冷淡了。他还在想我做鬼冒犯来那哩！我连某也懒得加给他。谁不是西五一个月？一倒是肥猪肉，后来有幾次，他来和我搭腔，我受埋不理，这种只识抬举的人，还有甚么好睬来。

胡闹，
请你不要

No.

後來，過了一段日子，唐幸已經找到人了，又是我做他的媒，一个江西担步人，做小生意的，比意先生~~的~~花其要厚得多。唐幸是喜的造化。有一个九月裡秋老虎的大热天，我在店裡流了一天的汗，到了下午五六点钟，实在热的生不住了，我便拿把蒲扇，拿把在店裏，交给我们大师傅，拿把蒲扇，走到子萱子口，那片广场上一，十吹一口气，透一口气。广场有一溜大榆树，树下~~有~~有线張水凉棚了，给人吹凉风。我一眼瞥见，意生坐在那哩，他穿着件汗衫，戴着~~一~~本板鞋，低着头在拉二弦，我本来懒得理他的，後來仔細一听，他竟是在拉我们桂林歌，我的心便痒了起来。从那时起，在，我是个歌迷，~~也~~戴小金凤，七岁他们唱戏，我

一个人

孔雀牌

(24x25)

是天去^看的。

「盧先生，你也會玩戲呀？我走到他跟前說這話。」

他連忙起身招呼我坐下，十老道，

並不會甚麼，自己亂拉亂唱的。」

我嘆了一口氣。這道：

「幾時再能小金鳳唱戲就好了？」

「是呀，我也最愛听她的戲了。」盧先生笑着答道。

我求了他半天，他才調起弦子，唱起了段~~段~~薛平貴

回窯，我及料道，他還會唱旦角呢，很有吳山金鳳的味

道：

「老子真老了，十八斗老子王宝劇。」

听得我又由的有笑刺心起來，人家王三姐在裏面

「這裡等了十八年，倒底還是把男人等着了，我這麼空等^着，也不知道在等甚麼。」

「盧先生，你的妹婿是誰家的小姐呀？」我問盧先生道。

這了回窯，我問他道，「跟姓李了，李章那件事，我還是有些

氣，不過李章嫁得好，我也氣平多了。」

「是西門羅錦善羅家的。」

「哦，是他家的姑娘嗎？羅錦善是桂林有名的大戶人家

，從前做得很好的布疋生意。」

「我們一起長大，小學中學都在一起上。」盧先生說道。

他~~聽~~的^聽笑了，^下眼角上浮起兩縷皺紋來。他低下來去

，調友弦子，又隨便拉了起來。太陽偏下去，天色暗得

昏紅昏紅的，倒底起了一陣風，吹在身上，溫溫的。

(24 x 25)

孔雀牌

細吉的^吹着^一段^段，^眼見^我^用。

一張險
有巴掌大

那麼恭喜你呀，盧先生，我對他說道，他笑
着又將那封信插入了懷裡去。

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，盧先生
有一天，

怎麼啦？盧先生，你不舒服麼？

他停下來，眼睛發怔，嘴裡咕咕嚕嚕像念着個撒
橫心的，這了

頭緒來，他這他表哥不是人，把他的錢全揮了，他記及朋
友去追問，他表哥推說根本不知道這事。他那張蒼

如的瘦臉一直抽搐着。

我及想到——我及想到——他搖着一張死白的
頭臉，

不知怎的，我與他整起盧先生捧在手上的那隻信
古紅冠

我看盧先生吃飯

米粉，那曉得他連米粉也

大概

有一陣，一連兩三個禮拜，盧先生都不來，我們在裡吃飯

的房東顧太太，那個湖北媳婦一看見我，一把揪住我的膀

孔雀牌

(24 x 25)

去，最是他那一头乌黑的头发，以及他那干净、两鬓新冒出来的发脚子花白花的，头顶的天灵盖好像罩着一顶毡帽似的小毡帽一般，看着不知道多滑稽。我可是不能取再取批着他了，他实在是一个说近不得的人。而且他的脾气又变得那麽古怪，端肃冷峻，他便抬起头来，狠狠的瞪人一眼，那白眼光是谁念着多少怨毒似的。

有一天，我在公共汽车站附近看见他，他正领着一群放学的小中学生，走在街上，那群小中学生叽叽喳喳，打打闹闹的，卢先生走在前面，突然他站住，回头，回头去，大喊一声：「不许闹！」

他的脸也紧张了，眼睛也扭扭，额上的青筋都跳起来。

起来，好像气得甚麽似的。那些小中学生都吓了一跳，停了下来，可是其中有一个小丫头，却嘻嘻哈哈的笑了起来。卢先生跑到她跟前，指到她脸上骂道：「你敢笑？你敢笑我！」

那个不懂事的小丫头甩动着两只小辫子，摇之摆之，笑得更厉害了。卢先生拍的一巴掌，便打到那个小丫头的脸上，把她打得跌坐地上去，半晌，哇的一声哭了。起来，卢先生却又跳又叫的指着她生在地上，那个小丫头大骂：「你这个小鬼！你也不敢欺负我老子？我打你，我就是要打你！」

说着他又要去揪那个小丫头的辫子，那些小丫头生得

真

真

哭的哭，喊的喊，路上的行人都圍了過去，拉盧先生的拉盧先生的拉盧先生，哄小孩子的哄小孩子，大家扎成了一團。盧先生滾兩三個男字着，一邊走，一邊就自張嘴，舞着兩隻手，嘴裏滿嘴冒着白沫子，喊道：「我要打死她！我要打死她！」

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盧先生，第二天，他便死了。盧先生死後的第三天，顧太太才發現，盧先生坐在廚裡，夫却伏在桌上，手裡還握了那把紅毛筆，~~他~~他的你在打稿煙心，他原在幫學生改作文，他頭邊堆着一大疊作文簿。顧太太說，她進到他房裡，已經聞見臭味了，盧先生帶口吐，吐出

了一堆口水來。聽顧太太說了半天，甚麼毛病也找不出來，後來便隨便在~~他~~在~~他~~因拘上填上了心腦麻痺。

顧太太告訴我，以後有生人來找房子，千萬不要派人家。她房子裡死過人的，別人知道了，怎麼租得出去呢？她還講和~~他~~在~~他~~家裡噙起表~~的~~。我也去買了幾張報紙，在我店門口噙了一番，盧先生在我店裡進出，~~也~~也有五六年了。李老頭子，秦瘋子，我也為他們燒過錢紙的。我把盧先生的屍拿來一埋，還欠我兩百多十塊。他又沒有教人，我便到派出所裡要了証明，到盧先生房裡去拿東西，手做抵押，我們小戶小店，那裡曉得這些自錢。我到顧太太那裡，她還以為我去找她打麻糖呢，臉堆着笑容招呼我，等我把手裏這說明了，她才快快地拉下臉。

孔雀牌

手在筆邊：

還有你~~的~~份？他欠的房錢我是不知去向誰去付呢？
 說着便把房門鑰匙塞到我手裡，還~~道~~自到~~用~~厨房~~醒~~去
 了。我走到盧先生房中，裡面果然空空如也。書桌上堆着幾
 本古書，一個破筆筒裡插着一把毛筆。床上也是空的，我
 還記得盧先生不久後過新鄉，而且他有一部收音機以
 前都到那~~去~~了。這是那個~~白~~思~~呢~~私自~~味~~下~~了~~？我打
 開他的衣櫃，裡面掛着几件破~~了~~的白襯衫，~~角~~藍~~的~~
 布單着幾條又黃又旧的~~的~~三角褲，一定是那個~~白~~思~~呢~~之
 道的。我四處打量了一下，却看見盧先生那把椅子~~還~~掛在
 牆上，都是灰塵，由木板好~~久~~沒~~了~~。孩子常~~邊~~懸着几幅
 照片，我走~~到~~近~~一~~瞧，中間那幅最大的，可又是我們的

No. 18

桂林

~~桂林~~的~~花~~橋嗎？我心中一喜，便去~~取~~了下來，果然是
 用衣~~的~~角子把那~~花~~橋~~的~~灰塵擦乾淨，走到窗~~戶~~邊，~~看~~看
 起~~眼~~睛，你~~們~~的~~歡~~聚~~了~~一下，橋~~頭~~站着兩個後生，一男一
 女，男娃仔是盧先生，~~還~~穿~~着~~一身~~男~~生裝，~~十~~八~~九~~廿~~三~~的
 模樣，清~~白~~清~~秀~~秀，~~乾~~淨~~之~~的，~~我~~一~~看~~那~~個~~女~~孩~~兒，~~那~~女
 兒由的~~暗~~心~~心~~未~~起~~來，果然~~是~~我們~~桂~~林~~小~~姐！~~寫~~寫~~的~~
 那一身的~~水~~秀，~~還~~是~~一~~枚~~靈~~透~~的~~鳳~~眼~~，~~笑~~味~~味~~的，
 看着~~實~~在~~叫~~人~~疼~~惜，~~一~~定~~是~~那~~位~~原~~家~~姑娘~~了~~，~~這~~
 難怪！我心中~~暗~~想~~道~~，盧先生竟~~為~~她~~穿~~了~~那~~麼~~這~~斗。
 我再~~搜~~索~~了~~一~~輪~~，~~實~~在~~找~~不~~到~~一~~件~~值~~錢~~的~~東~~西。我那
 三~~個~~伴~~帶~~走了，我要~~掛~~在~~我~~的~~衣~~櫃~~裡~~，以後~~有~~房~~西~~月~~銀~~來

角非非
除不的排第

在房
裡

花橋崇記

孔雀牌

(24x25)

個花橋菜泥，就在灘江邊，花橋~~菜~~橋頭過寺一丈外那
 個口子上。
 ① ~~花橋菜泥~~吃飯的時候，我~~要~~指給他們看，從前我帶~~去~~那

河的

孔雀牌

(24 x 25)